



年轻时的路生梅。受访者供图



路生梅为村民测量血压。受访者供图



路生梅在院子里种的南瓜。石梦竹摄

## 从北京到佳县 窑洞医生路生梅一生的“路”

健康时报记者 徐诗瑜 石梦竹

### 阅读提要

■ 1981年，她因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重返北京。一年多的学习中，她的电话没停过，都是佳县的来电：娃娃头疼脑热，问她该怎么办？她感受到一种信任的牵引，“被人信任是一种幸福”。当时，有几位老师问她要不要留在北京？那是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

■ 佳县人称她路姐、路姨、路老姨、路奶奶、路大夫。她在佳县周边的多个县市都有名气，他们都说她是个“花小钱治大病”“不花钱治小病”的好大夫。过去交通不便，山西吕梁、忻州的百姓都是坐着小船抱着娃娃来请她看。而现在，远行的佳县人在西安、上海、广州还是忍不住给她拨电话，她成了佳县好几代人的医生，也是他们的“定心丸”。



扫码观看视频

**路生梅：**北京人，陕西省佳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、儿科主任医师。1963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；1968年，大学毕业，响应祖国号召到陕西佳县人民医院任职。曾许下“为佳县服务五十年”的诺言，在当地推广新法接生、儿童计划免疫等，大幅降低当地婴儿死亡率，截至2024年9月仍在佳县为当地儿童看诊。2024年9月13日，她获得“人民医护工作者”国家荣誉称号。

一声尖锐的鸣笛，将人生分为两个阶段，北京在一头，佳县在另一头。

80岁的路生梅仍记得那条从北京来的路，蜿蜒七百多公里，她是念着佳县二字一步一步赶来的。这些年，又因对佳县人的付出，她以领奖的方式一次又一次重返北京，站在领奖台上。在她住的窑洞里却看不到那些夺目的奖杯，只有她人生各个阶段的照片。最大的一张照片是她站在古城墙上，身后是奔涌的黄河，眺望的地方正是她守候了50多年的佳县。

9月13日，路生梅获得“人民医护工作者”国家荣誉称号。路生梅是北京人，从北京第二医学院（今首都医科大学）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，被分配到祖国最艰苦、最需要的地方。在陕西榆林佳县，她一待，就是整整56年。毕业五十周年聚会时，班主任统计了163位毕业生的最终去向，只有路生梅始终留在最初分配的地方。1968年，他们被分配在大西北、大西南的基层医院，无一人留在北京，162人通过考研、晋升、转业等方式，最终去了省城、回了北京或者到了国外。路生梅一生的简历简单，她的头衔只有“佳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、儿科主任医师”16个字。

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她有数次离开佳县走向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。但每一次，她都选择留下。

她曾对当地百姓许下“为佳县服务五十年”的诺言，如今，这一期限又延长为终身。

### 那个从北京来的小姑娘 承诺为佳县服务五十年

谈起1968年的那个冬天，路生梅脑中立刻响起了火车鸣笛鸣笛的声响。这是24岁的路生梅第一次离开北京，对于黄土高原上医疗条件十分艰苦的小县城，路生梅只能凭借想象。火车行至西安，再转乘到铜川，往后就没有铁路了。到佳县只能坐露天大卡车，车厢里肩贴着肩，挤满了赶路的人。土路颠簸，往车尾望去，一路都是飞扬的黄色尘土。尘土外是光秃秃的山和树，那一刻，她恍惚间有奔赴“战场”的感觉。

同事们对路生梅的第一印象是“小”，身形长得又瘦又小，年纪也小。路生梅对当地的第一印象，是“苦”。

医院是几排窑洞，医生不足40名。放射科只有一台X光机，只能做呼吸道和胸部透视；化验室只能做血常规和妊娠试验。试验是把妇女的尿液注入雌蛙的后腿，雌蛙在几小时后排卵，说明有喜。医院里没有试验青蛙，路生梅和化验室的大夫就跑到田间地头里抓。病人情况复杂，医生数量又少，每个人都得样样精通，内科、外科、儿科、妇产科互相学，还得学护士扎针。为了

精进技术，他们用彼此的手臂练习扎针，每个人手上都有多个窟窿眼。

接诊的患者是北京见不到的类型：三十多岁的男人因空洞型肺结核导致重度咯血，空洞紧紧贴着大血管，胸腔一振，血就积了一整盆；三度营养不良的娃娃，脊柱小，一层薄薄的皮紧紧包着骨头，脱水脱得血管都是瘪的；甚至有胎传梅毒、新生儿破伤风……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，往往是因为“拖”和“熬”，而“拖”不仅是因为医生不够，医疗不够，更是健康意识不够。

路生梅亲历这种“不够”是在朱条沟村，窑洞里的一幕把她的心狠狠揪起来了：产妇声嘶力竭，为了防止其血迷晕厥，家人在用力向上扯着她的头发；接生婆喊着家里人拿剪刀准备剪断脐带，剪刀上分明有锈迹……她立马制止。她终于知道那些新生儿破伤风是怎么来的了！世世代代这里有多少母婴是因为这种传统的接生方式而丧生？她不敢想。

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真真切切的痛苦。那一次，她下定决心要推广新法接生。也是那一次，她许下了那个诺言：我要为佳县服务五十年。如果说1968年“建设大西北，服务大西南”的号召是一次时代的选择，那1969年的这次诺言便是完全属于路生梅的选择。

下转 16版